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鏡花緣

第八回 棄囂塵結伴游寰海 覓勝跡窮蹤越遠山

話說唐敖向林之洋道：「舅兄，你道為何女子讀書甚妙？只因太后有個宮娥，名喚上官婉兒，那年百花齊放，曾與群臣作詩，滿朝臣子都作他不過，因此文名大振。太后分寵愛，將他封為昭儀；因要鼓勵人才，並將昭儀父母也封官職。後來又命各處大臣細心查訪，如有能文才女，准其密奏，以備召見，量才加恩。外面因有這個風聲，所以數年來無論大家小戶，凡有幼女，莫不讀書。目今召見曠典雖未舉行，若認真用功，有了文名，何愁不有奇遇。姪女如此清品，聽其耽擱，豈不可惜！」呂氏道：「將來全仗姑夫指教。如識得幾字，那敢好了。但他雖未讀書，卻喜寫字，每日拿著字帖臨寫，時刻不離。教他送給小山姊姊批改，他又不肯。究竟不知寫的何如。」唐敖道：「姪女所臨何帖？何不取來一看？」林婉如道：「姪女立意原想讀書，無奈父親最怕教書煩心，只買一本字帖，教俺學字。姪女既不認得，又不知從何下筆，只好依樣畫葫蘆，細細臨寫。平時遇見小山姊姊，怕他恥笑從未談及。今寫了三年，字體雖與帖上相仿，不知寫的可是。求姑夫看看批改。」說罷取來。唐敖接過一看，原來是本漢隸。再將婉如所臨，細細觀看，只見筆筆藏鋒，字字秀挺，不但與帖無異，內有幾字，競高出原帖之上。看罷，不覺歎道：「如此天資，若非宿慧，安能如此。此等人若令讀書，何患不是奇才！」

林之洋道：「俺因他要讀書，原想送給甥女作伴，求妹夫教他。偏這幾年妹夫在家日子少，只好等你作了官，再把他送去。誰知去年妹夫剛中探花，忽又鬧出結盟事來。俺聞前朝並無探花這個名號，是太后新近取的。據俺看來，太后特將妹夫中個探花，必因當年百花齊放一事，派你去探甚花消息哩。」唐敖道：「小弟記得那年百花齊放，太后曾將牡丹貶去洛陽，其餘各花至今仍在上苑。所有名目，現有上官昭儀之詩可憑，何須查探。舅兄此言，來免過於附會。但我們相別許久，今日見面，正要談談，不意府上如此匆忙，看這光景，莫非舅兄就要遠出麼？」林之洋道：「俺因連年多病，不曾出門。近來喜得身子強壯，販些零星貨物到外洋碰碰財運，強如在家坐吃山空。這是俺的舊營生，少不得又要吃些辛苦。」

唐敖聽罷，正中下懷，因趁勢說道：「小弟因內地山水連年遊玩殆遍，近來毫無消遣。而且自從都中回來，鬱悶多病，正想到大洋看看海島山水之勝，解解愁煩。舅兄恰有此行，真是天緣湊巧。萬望攜帶攜帶！小弟帶有路費數百金，途中斷不有累。至於飯食舟資，悉聽吩咐，無不遵命。」林之洋道：「妹夫同俺骨肉至親，怎說船錢飯食來了！」因向妻子道：「大娘，你聽妹夫這是甚話！」呂氏道：「俺們海船甚大，豈在姑爺一人。就是飯食，又值幾何。但海外非內河可比，俺們常走，不以為意，若膽小的，初上海船，受了風浪，就有許多驚恐。你們讀書人，茶水是不離口的，盥漱沐浴也日日不可缺的，上了海船，不獨沐浴一切先要從簡，就是每日茶水也只能略潤喉嚨，若想盡量，卻是難的。姑爺平素自在慣了，何能受這辛苦！」

林之洋道：「到了海面，總以風為主，往返三年兩載，更難預定。妹夫還要付度。若一時高興，誤了功名正事，豈非俺們耽擱你麼？」唐敖道：「小弟素日常聽令妹說：『海水極鹹，不能入口，所用甜水，俱是預裝船內，因此都要撙節。』恰好小弟平素最喜茶，沐浴一切更是可有可無。至洋面風浪甚險，小弟向在長江大湖也常行走，這又何足為奇。若講往返難以預期，恐誤正事，小弟只有趕考是正事，今已功名絕望，但願遲遲回來，才趁心願，怎麼倒說你們耽擱呢！」林之洋道：「你既恁般立意，俺也不敢相攔。妹夫出門時，可將這話告知俺家妹子？」唐敖道：「此話我已說過。舅兄如不放心，小弟再寄一封家信，將我們起身日子也教令妹知道，豈不更好。」

林之洋見妹夫執意要去，情不可卻，只得應允。唐敖一面修書央人寄去，一面開發船錢，把行李發來。取了一封銀子以作舟資飯食之費，林之洋執意不收，只好給了婉如為紙筆之用。

林之洋道：「姑夫給他這多銀子，若買紙筆，寫一世還寫不清哩！俺想妹夫既到海外，為甚不買些貨物碰碰機會？」唐敖道：「小弟才拿了銀子，正要去置貨，恰被舅兄道著，可謂意見相同。」於是帶了水手，走到市上，買了許多花盆並幾擔生鐵回來。林之洋道：「妹夫帶這花盆，已是冷貨，難以出脫，這生鐵，俺見海外到處都有，帶這許多，有甚用處？」唐敖道：「花盆雖係冷貨，安知海外無惜花之人。倘乏主顧，那海島中奇花異草，諒也不少，就以此盆栽植數種，沿途玩賞，亦可陶情。至於生鐵，如遇買主固好，設難出脫，舟中得此，亦壓許多風浪，縱放數年，亦無朽壞。小弟熟思許久，惟此最妙，因而買來。好在所費無多，舅兄不必在意。」林之洋聽了，明知此物難以退回，只得點頭道：「妹夫這話也是。」不多時，收拾完畢，大家另坐小船，到了海口。眾水手把貨發完，都上三板渡上海船，趁著順風，揚帆而去。

此時正是正月中旬，天氣甚好，行了幾日，到了大洋。唐敖四圍眺望，眼界為之一寬，真是「觀於海者難為水」，心中甚喜。走了多日，繞出門戶山，不知不覺順風飄來，也不知走出若干路程。唐敖一心記掛夢神所說名花，每逢崇山峻嶺，必要泊船，上去望望。林之洋因唐敖是讀書君子，素本敬重，又知他秉性好游，但可停泊，必令妹夫上去。就是茶飯一切，呂氏也甚照應。唐敖得他夫妻如此相待，心暢意。途中雖因遊玩不無耽擱，喜得常遇順風；兼之飄洋之人，以船為家，多走幾時也不在意。倒是林之洋惟恐過於耽擱，有誤妹夫考試；誰知唐敖立誓不談功名，因此只好由他盡興游了。遊玩之暇，因婉如生的聰慧，教他念念詩賦。恰喜他與詩賦有緣，一讀便會，毫不費事。沿途借著課讀，倒解許多煩悶。

這日正行之際，迎面又有一座大嶺。唐敖道：「請教舅兄，此山較別處甚覺雄壯，不知何名？」林之洋道：「這嶺名叫東口山，是東荒第一大嶺。聞得上面景致甚好。俺路過幾次，從未上去。今日妹夫如高興，少刻停船，俺也奉陪走走。」唐敖聽見「東口」二字，甚覺耳熟，偶然想起道：「此山既名東口，那君子國、大人國，自然都在鄰近了？」林之洋道：「這山東連君子，北連大人，果然鄰近。妹夫怎麼得知？」唐敖道：「小弟聞得海外東口山有君子國，其人衣冠帶劍，好讓不爭。又聞大人國在其北，只能乘雲而不能走。不知此話可確？」林之洋道：「當日俺到大人國，曾見他們國人都有雲霧把腳托住，走路並不費力，那君子國無論甚人都是派文氣。這兩國過去，就是黑齒國，渾身上下，無處不黑。其餘如勞民、聶耳、無腸、犬封、無股、毛民、毗騫、無腎、深目等國，莫不奇形怪狀，都在前面。將來到彼，妹夫去看看就曉得了。」

說話間，船已泊在山腳下。郎舅兩個下船上了山坡。林之洋提著鳥槍火繩，唐敖身佩寶劍。曲曲彎彎，路過前面山頭，四處一看，果是無窮美景，一望無際。唐敖付道：「如此崇山，豈無名花在內？不知機緣如何。」只見遠遠山峰上走出一個怪獸，其形如豬，身長六尺，高四尺，渾身青色，兩隻大耳，口中伸出四個長牙，如象牙一般，拖在外面。唐敖道：「這獸如此長牙，卻也罕見。舅兄可知其名麼？」林之洋道：「這個俺不知道。俺們船上有位舵工，剛才未邀他同來。他久慣飄洋，海外山水，全能透徹，那些異草奇花，野鳥怪獸，無有不知。將來如再遊玩，俺把他邀來。」

唐敖道：「船上既有如此能人，將來遊玩，倒是不可缺的。此人姓甚？也還識字麼？」林之洋道：「這人姓多，排行第九，因他年老，俺們都稱多九公，他就以此為名。那些水手，因他無一不知，都同他取笑，替他起個反面綽號，叫作『多不識』。幼年也曾入學，因不得中，棄了書本，作些海船生意。後來消折本錢，替人管船拿舵為生，儒巾久已不戴，為人老成，滿腹才學。今年八旬向外，精神最好，走路如飛。平素與俺性情相投，又是內親，特地邀來相幫照應。」

恰好多九公從山下走來，林之洋連忙點手相招。唐敖迎上拱手道：「前與九公會面。尚未深談。剛才舅兄說起，才知都是至親，又是學中先輩。小弟向日疏忽失敬，尚求恕罪。」多九公連道：「豈敢！……」林之洋道：「九公想因船上拘束也來舒暢舒暢？俺們正在盼望，來的恰好。」因指道：「請問九公，那個怪獸，滿嘴長牙，喚作甚名？」多九公道：「此獸名叫『當康』。其鳴自叫。每逢盛世，始露其形。今忽出現，必主天下太平。」話未說完，此獸果然口呼「當康」，鳴了幾聲，跳舞而去。

唐敖正在眺望，只覺從空落一小石塊，把頭打了一下，不由吃驚道：「此石從何而來？」林之洋道：「妹夫你看，那邊一群黑

鳥，都在山坡啄取石塊。剛才落石打你的，就是這鳥。」唐敖進前細看，只見其形似鴉，身黑如墨，嘴白如玉，兩隻紅足，頭上斑斑點點，有許多花文，都在那裡啄石，來往飛騰。林之洋道：「九公可知這鳥搬取石塊有甚用處？」

多九公道：「當日炎帝有個少女，偶游東海，落水而死，其魂不散，變成此鳥。因懷生前落水之恨，每日銜石吐入海中，意欲把海填平，以消此恨。那知此鳥年深日久，竟有匹偶，日漸滋生，如今竟成一類了。」唐敖聽了，不覺歎息不止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